

周一贯八旬文丛

周一贯 俞慧琴◎著

语文智慧教育 的教学智慧

◇ 语文智慧教育的实践研究

◇ 200 多个教学案例的智性分析

◇ 在智慧型语文名师的路上与您同行……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周一贯八旬文丛

周一贯 俞慧琴◎著

语文智慧教育
的教学智慧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文智慧教育的教学智慧 / 周一贯, 俞慧琴著.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5.3
(周一贯八旬文丛 / 周一贯主编)
ISBN 978-7-5526-2041-2

I. ①语… II. ①周… ②俞… III. ①小学语文
课—教学研究 IV. ①G623.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5399 号

语文智慧教育的教学智慧

作 者 周一贯 俞慧琴
责任编辑 陆红亚 张雅光
装帧设计 吉祥文化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com>
联系电话 0574-87287264(编辑部) 87242865、87279895(发行部)
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印张
字 数 365 千
版次印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2041-2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智慧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什么是智慧？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认为：智慧是“就那些对人类有益或有害的事情采取行动的真实的、伴随着理性的能力状态”。苏格拉底则提出“智慧即德行”。

看看当代的学者、专家们对智慧的界定也是各有其说。田慧生同志提出：“智慧是个体生命活力的象征，是个体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下，在知识、经验习得的基础上，在知性、理性、情感、实践等多个层面上生发，在教育过程和人生历练中形成的应对社会、自然和人生的一种综合能力系统。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聪明，甚至也不只是心理学概念中的智商，它是每个个体安身立命、直面生活的一种品质、状态和境界”（《时代呼唤教育智慧和智慧型教师》，《教育研究》2005年第二期）。肖群忠先生认为：“智慧是人类全部文明成果在个体身上的凝结，是人的智商、情商和德商的统一，是能力、品质和境界的结合”（《智慧与教育》，《中国教育报》2012年6月22日）。成尚荣同志的界定则为“智慧是一种整体品质，它在情境中诞生和表现，以美德和创造为方向，以能力为核心，以敏感和顿悟为特征，以机智为主要表现形式，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结合赋予底蕴和张力”（《为智慧的生长而教》，《人民教育》2006年第3-4期）。……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描述，都很有见地，但显然思考角度或表述方式会有所不同。尽管智慧似乎是一种被人熟知的现象，但反而是这类最常见的事物，最常用的概念，你要对它作最理想、最科学的界定，往往是十分困难的。就像人们的吃饭、睡觉一样，虽然天天发生，但如果要试着对它下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定义，无论是纲领性定义，还是规定性定义，甚至是描述性定义，恐怕也都不会那么容易。

从另一方面看，当我们要从理论层面去考察智慧是什么的时候，还不能缺失了系统上下内外的比较和思辨：如智慧和智性、智慧和智商、智慧和智育、智慧和机



智、智慧与知识、智慧与能力、智慧与德行、智慧与顿悟、智慧与聪明等等；又如智慧与教育、智慧与教学、智慧与学生、智慧与教师、智慧与课堂、智慧教育与教育智慧等等。幸好，我们并不缺少这样的研究，许多专家、学者、教授为此撰写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也出版过高水平的专著，都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笔者是一个小学语文教育的实践工作者，也许是专业使然，更关注的却是在教学实践层面上教师如何去运用教学智慧以唤醒学生的智慧，使语文教育从“课改”（课程教材改革）到“改课”（改革课堂教学），真正落到实处：以智慧育人，助力生命的发展成长。

语文教育的深度改革需要智慧。课堂之于智慧，犹如书本之于文字。书本离开了文字，便只是一个空壳，无任何价值可言，无任何魅力可显。课堂一旦缺失了智慧，也就只是一个教师，一群学生，一处没有任何生命活力的建筑空间——教室。所以，文字就如智慧，不是冰冷无趣的，在巧手揉捏成型、组合成篇之后，文字就成了一个个精灵，显得生机蓬勃、情韵绵绵，彻底点亮了书本。这就如智慧，一旦进入教室，教室就变成了课堂，课堂就有了生命力的勃发，创造力的涌动。正如一首小诗所描述：“课堂——知识大海的港湾/课桌——我们心中的航船/一支笔就是一把橹/我们全是骁勇的船员//当清脆的上课铃响起/人人忙着起锚解缆/老师的话语激起朵朵浪花/轻轻地拍打智慧的船舷……”

语文教育的主体是学生。教师作为课堂的组织者和引领人的历史使命和专业责任便是帮助学生、扶持学生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主体。这即是教师最应当具备的教育智慧。于是，对教育原点是育人、立人的思索，对课堂以生为本的皈依，理应成为语文智慧教育的第一话题。

语文教育的主业则是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学习和发展是属于学生个人的，别人无法代替、无法包办，教师便“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宋·朱熹语）。显然，这应当是语文教师的大智慧。那么“教是为了不需要教”，又应当怎么教？为什么对教师来说“懒亦有道”？语文智慧教育又应当如何切换成为以学为基点的“运转模式”？为何要提倡学生“自助”？如此种种便成了绕不开的话题。

语文教育的主线应是学生的实践和运用。因此，教师要“讲说时少”，学生要“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学生，笔者注）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宋·朱熹语）。这是又一个语文智慧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教师必须克服过度关注“自我展示”的“自恋”情结；应当大力提倡“悠着点”的艺术品位；更要辩证看待文本细读中的“得”与“失”……

语文教育的主策当是力求学生思想的解放、个性的独立和智力的超越。这就更

需要教师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因为唯此方能让学生才思奔放、智慧迸发。于是，我们关注教师有意“示弱”的哲学价值，教学不仅需要“敏感”也需要“钝感”的辩证意义，教学“迂回”手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课堂虚拟设计的成败得失等等。

……

本书对这些方面的思考是建立在直面语文教学实践中鲜活情境的基础上，书中列举的大量案例使教学反思有了物质基础和伦理求证的依据。

应当指出：反思，是教师进行哲学思考的思维方式。反思就是要对教育实践层面的鲜活问题，运用各种相关的思想和观念作综合性的分析和判断，以达到对问题再认识的过程。它本身便是一种思维的智慧，一种教师的教学智慧。如果教师不会对事物、现象及自身进行反思，他便进入不了哲学的境界，也就不会形成一种教学的智慧。

总之，《语文智慧教育的教学智慧》一书，希望突显的是教育智慧的实践品格，而且企盼“一切实践的最终含义就是超越实践的本身”（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三联书店，1988年版）。退一步说，本书若能唤起教师注重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反思方式和批判精神于一二，以提升其内在的智慧品格和哲学精神就不胜欣喜了。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笔者心中还是缺少底气。然而，有希望，总是美好的，也就姑妄言之了。

本书是由笔者与笔者所在的教育工作室的青年名师俞慧琴同志合著的。俞慧琴同志慧心敬业、琴韵修身，从业不久即头角初露、声誉鹊起，特别在课堂教学的实践研究方面，显示出不一般的才艺和潜质，深得同仁们好评。当然她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相信她必然会锐意奋发、潜水深流，谱写人生的新篇章。

周一贯

2014年8月

于越中容膝斋

目录

一、语文智慧教育的生成机制

- (一) 语文智慧教育的文化精神积淀 002
- (二) 语文智慧教育的课程本体观照 008
- (三) 语文智慧教育要坚守“儿童立场” 015
- (四) 语文智慧教育的教学生成结构 020
- (五) 语文智慧教育的教师课堂调控艺术 026
- (六) 语文智慧教育与课堂文化环境 031

二、语文智慧教育的哲学思考

- (一) 从哲学视点看语文教学智慧 038
- (二) 语文教学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 047
- (三) 教学迂回艺术的语文哲思 054
- (四) “示弱法”的哲学价值追求 059
- (五) 从“细节”中触摸教学的实践智慧 066
- (六) 语文智慧教育:不可浪费“错误” 074

三、教学智慧:教师教育智慧的内动力

- (一) 教师的课堂教学智慧:“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82
- (二) 教师:“抓而不紧”才是“善抓” 088
- (三) 教师“懒亦有道”的智慧心灵 094
- (四) “悠着点”的教学智慧品格 099
- (五) 我为课狂:教师课感智慧的自我修炼 104
- (六) “自恋”,警惕教师在教学中的一种文化症候群 112

四、语文智慧教育的儿童情怀

- (一)智慧天性与鲁迅的“儿童观” 120
- (二)“儿童语文”是小学语文教育的本性智慧 126
- (三)还学于生:语文课堂教学的智慧转身 134
- (四)语文课,多让学生“自助” 142
- (五)语文教学智慧呼唤“低碳”课堂 150
- (六)走向“生本”:观课评学的智慧转向 156

五、语文智慧课堂:“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 (一)“失学”症:对语文课堂非智慧行为的反思 166
- (二)把语文课上得好玩一点 170
- (三)钝感——语文课堂教学的另类智慧 176
- (四)课堂虚拟的智慧:“真作假时假还真” 183
- (五)“微时代”的课堂智慧新样态 188
- (六)坚守家常课的优良品质 193

六、语文智慧教育的方略审视

- (一)生本课堂:对教育原点的追寻 200
- (二)“为了不需要教”应当怎样教 207
- (三)在“文本细读”中智性审视“不等于” 213
- (四)课堂的“精彩”:几多欢乐几多忧 217
- (五)当“时尚”嵌入课堂 224
- (六)语文课堂:警惕“流行”的软暴力 229

七、语文智慧教育在反思中提升

- (一)教学反思的智慧价值 236
- (二)教师角色在智性反思中的重认 242
- (三)教研思路在智性反思中的重构 249
- (四)研究方法在智性反思中的重探 255
- (五)思维方式在智性反思中的重建 262
- (六)智慧品性在智性反思中的重识 269

语文智慧教育的生成机制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宏大的话题：语文智慧教育。

语文智慧教育在哪里生成？又是怎样生成的？是人们首先希望求得解释的问题。

思维成就梦想，智慧点亮人生！

于是我们会从人的文化精神中去探求；会从课程本体中去寻找；会从儿童主体中去思索；会从教学结构中去获证；会从教师修炼中去体味；会从课程生态中去发掘……

于是，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没有像原先设想的简单。

于是，我们明白了：人人都在追求简单，但通往

简单的路却很复杂……





(一)语文智慧教育的文化精神积淀

在中华民族煌煌的文化精神史册上,有一个闪光的名词,那便是“智慧”。何谓智慧?《高级汉语大辞典》中的解释是“智”为会意兼形声字,从日,从知,知亦声。在古代,“知”即“智”,本义为“聪明,智力强”。“慧”为形声字,从“心”,“慧”声,本义为“聪明,有才智”。《辞海》将“智慧”诠释为“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亦犹言才智、智谋等。《现代汉语词典》比较简约地将其解释为“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

“慧”在《说文解字》中为“huì,僂也,从心慧声。”“僂”音 xuān,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作“慧黠”解。古文中的“知”即“智”,而“知”在《中华古汉语大辞典》中即注明同“智”,作形容词用,列举为《论语·子罕》:“里仁为美,择不处二,焉得知?”现代人对汉字的解读,虽不一定完全沿袭于字源,但也顺理成章,于是把“智”解读为天天(日)知道一点,积累多了,自然成“智”。“慧”是推倒心上的那座疑问的大山,必然会所得甚“丰”。孔子说过“欲智则问,欲能则学”;陆九渊则认为“好学近乎智”……都说明了智慧并非神秘莫测,原是人人心头都有的那一点“灵犀”,好学践行、质疑问难,能触事生悟,妙应巧和,便是大智慧了。

其实,智慧在世界文化精神史册上,也一样闪耀着光辉。《圣经》通过所谓上帝“创世”的故事,想要告诉人们的无非是“智慧”便是自知善恶。柏拉图认为“理性的德性便是一种智慧。人们通过一定的方法可以获得智慧,同时也就获得了‘善’”。……到了现代、当代就更不必说了,美国学者里弗认为“智慧是对情境的认识、辨别和顿悟”。可以说智慧是无处不在的。英国的怀特海甚至提出“教育是干什么的,它的‘全部的目的是使人具有活跃的智慧’”的观点。

“智慧”作为一个在民族的文化精神史册上有着特殊地位的概念,与这个民族的母语教育必然会有特别紧密的联系。正如希腊的一句谚语所说:“从智慧的土壤

里可以生出三片绿芽:好的思想,好的语言,好的行动。”这里,“好的语言”自然指向的是语文教育之本,而“好的思想”又是必须以语言为承载、为形态的,“语言是思想的外衣”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至于“好的行为”自然要有“好的思想”来支配。这就使“智慧”在语文教育的文化精神积淀中有着本质上的内在联系。

首先,智慧和语文在人的生命中都是一种根本性的存在。它在过程性的生活轨迹和价值性的生命意义方面,都表现为对宇宙、对人生的认知和彻悟。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宁静”与“制动”、“居后”与“占先”、“不争”与“天下莫能与之争”等的对立中而获得了统一,从而成为生命的极大智慧。儒家提倡的“仁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终成“修身、齐家、平天下”之大道,无疑是充满智慧的。佛家的“行善积德、慈悲为怀”则从另一侧面体现了对人情世事大彻大悟的智慧。所有这些由各家之说融合而成的中华智慧,所体现的不只是某一位个体生命的慧心,甚至也不只是某一个群体生命的慧心,而是在历史长河里一代又一代之间,代代传递的生命之间不断积累、不绝增长的慧心。这种慧心所体现的不只是“个体生命”的积淀、同时代的“群体生命”的积淀,而是各个时代“类生命”的一种传递积淀。还特别应当强调的一点是个体生命是借由教育而走近、走进“类生命”的,并依凭这种“类生命”的积淀而创造现实个体的新生活,从而又不断地、能动地推进着“类生命”的进化过程。语文课程在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又决定了在这种代际传递“类生命”的不断积累、不断沿递、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因为只有凭借语言文字的载体,人类才能不断传递生存智慧,并发展出新的精神生活,不断延伸和拓展“它”之世界,并借由广泛的“我一它”关系世界,逐渐步入“我一你”的关系世界。显然,离开了语文这个载体与工具,智慧的“类生命”的积淀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二,智慧和语文在人的生命中又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智慧不仅关系到人对世界的知识性把握,而且更是一种德行的呈现。

在一次人力资源管理高级研讨会上,一位国企老总作了精彩的主题演讲,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推动一项新的计划时,管理者一定要抱着谦卑的态度征求大家的意见,随时留意各方善意的批评,纳众言方能得人心,得人心方能得人智,得人智方能成大事。”确实,智慧从另一个角度说,无疑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坚守,求真行善才成就了智慧之美,智慧岂能不是一种德行?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课标”语),其综合性的体现正在语文课程不是单纯的“学语习文”,鉴于语文是思想交际的工具,必然会在学语习文的同时达到思想道德的升华,推进精神家园的建设。这便是语文智慧教育的一种整体向存在生态。

智慧不等于聪明。聪明可以包括能明辨是非的“大聪明”,那当然是一种智慧,

但也更多地包括了只是追求功利算计的“小聪明”。所以,《红楼梦》中就有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谏语;清朝书画家郑板桥也就有了不要聪明“难得糊涂”的感悟。这就说明,只有智慧才能融合了知识与德性,成为一种洞察人生、明辨是非的能力和品质。这也正是语文智慧教育的应有之义。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儒家的思想里就有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而儒家的智慧,不只是“好学近乎知”,还要“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孟子认为人性先天就有善的四端: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即仁义礼智善端的合一。在道家,至高无上的智慧,就集中在《道德经》中,被世代所称颂的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因此,要求人们坚守“持盈保泰”,以祈人法自然,凝道成德。在佛家思想中,认为万事万物都有佛性,这便是至善的道法智慧潜能,主张通过内心求证、反躬自问、以教修行的方法,使心灵不断净化升华,向着“涅槃”境界之大同世界。于是行善积德、慈悲济世的情怀成了其道德智慧的本性。

第三,智慧和语文在人的生命中还是一种艺术性的存在。教育也好,语文教学也好,都是一门基于科学的实践艺术。或者说,这是一种充满艺术性的科学探索。就其科学性而言,教育也好,语文教学也好,都会有其自身的规律存在,只有按照其客观的规律行事,才能取得成功。若违反其规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必然会招致失败。所以,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其一般行动法则的求索,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问题在于教育或语文教学又是一门艺术,一门重要的育人艺术。这是因为教育的对象不是“物”,不是一个有待加工的毛坯零件,可以按规则的尺寸在车床上机械切削,这个对象是生命体的人,他们有各不相同的个性特征和成长体验,教育要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异,若想为每一个生命提供适合的教育,这就必须智慧地去灵活对待,因势利导、循循善诱。这才能使每一个生命如春风化雨,在适合的教育中实现成长发展。为此,教育艺术需要的是一种整合性的智慧。“整”是整体的整理;“合”是适合的协调。“整合”,就是讲全部资源,根据完整性、系统化与有序协调的原则进行整理,以达到最优化的效果。大智慧者往往是大整合者。整合绝不是简单的排斥与淘汰,而是基于对生命的尊重,在兼容与包涵的基础上作艺术化的壮大和最优化。从大处说,人世间的各类文明都是作了整合的艺术处理的结晶,它绝不是有此无彼、你死我活的无谓争斗,而是在取长补短、集思广益中获得的新生。

语文智慧教育的文化积淀是十分深厚而宏阔的:历史传统是它的根系,现世生活是它的境地,思维纵横是它开出的花朵,而人文丰厚是它结下的果实。我们不妨

分开来梳理一番——

1. 语文智慧教育的传统之根

中国的语文教育若从甲骨文的出现算起,已有五千多年历史;若从孔子设坛授业为始,也有两千五百年左右的传统。但在近百年前,语文并不单独设科,而是与经学、史学、哲学、文学混为一体,在漫长的朝代替换中,积淀着中国母语教育的丰富经验。直到百年前清末民初之际,西学东渐,书院家塾渐趋湮没,新学堂始生,语文才单独设科,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传统是无法改变的历史,是川流不息的时光之河,可以生生不息地一直流下去。无论今天的语文教育有了多少现代化发展,都无法割断古代语文教育的传统经验,去另辟一个全新的文化生存空间。因此,语文智慧教育的文化精神积淀,始终是一脉相承,这个根是永远斩不断、掘不尽的。虽然改革开放为东西方多元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在语文课程深化改革的今天,适当借鉴国外母语教育方面的一些科学学说和先进理念,不仅可行而且十分必要。然而,面对这些“舶来品”,我们是需要时间与中国国情相融合,与汉语文教学的特点和规律相适应,得有一个民族化的消化吸收过程。这就要求我们既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又要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去认真读思中国语文教育智慧的深厚文化积淀。王森然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末就曾经说过:“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内容工具,似乎还有可借镜于他国先例的地方,特有国文,非有我们自己来探索不可。”(《中学作文教学概要》)确实,作为母语的汉字、汉文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中也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变化、发展,但毕竟总体没有变,血脉没有变,语文智慧教育的文化精神更加没有变。所以,汉语文的传统之根依然滋养着语文智慧教育这棵大树的枝繁叶茂,万古长青。

2. 语文智慧教育的生活之境

语文活在我们世代代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因为语文(包括口头的话语和书面的文字)不仅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失的表达、交流的媒介,也是我们这代人可以超越时空和先人对话的载体和可以代代因袭流诸后世的工具。

语文教学是一门极具生活性的学科,除上述原因之外,还因为人就存在于生活世界之中。卡西尔在《人论》中说得好:“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状态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尽管人类会用理性的目光热衷于观照过去,更会充满激情地去展望未来,但不管怎么说,他总会更多地去审视当下的自己。因为人总是活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这个生活世界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是人的自身力量的体现。我们的语文课文,包括课外读物,就是这个生活世界当下、过去

或未来的图画,讲说着发生在这个生活世界里的各种故事,以及这些故事给我们带来的情感和意蕴。我们学了语文,又把读物所展示的生活世界与现实的生活世界相联系、相交流,进而又用语文这工具去审视我们的生活及其意义,在提升现实生活的生活方式中去不断创造新的生活价值。这就难怪人们会认为“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

因此,语文教育智慧的根本点之一在于让语文教育皈依于生活,去构建生活的语文课堂,这应当是语文教育智慧文化精神的理想追求。我们必须把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各种生态关系:学生与老师、学习与导引、课程与教材、学习与实践、课内与课外等等,作回归生活的全方位重构。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但贯穿的核心还是生活教育。他认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他在《谈生活教育》一文中曾下过一个定义,“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这也正是语文智慧教育得以存在发展的生活之境。

3. 语文智慧教育的思维之花

语言是思想的外衣,人们思维活动是凭借人的内部语言在大脑中展开的。没有语言,也就不可能有思维的过程。所以,当我们关注语文智慧教育的文化积淀机制时,也就不可能不去研究在语文智慧教育园地上那盛开的思维之花。

在我们把目光投射到人如何借助于内部语言让思维活动得以发生和发展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波果恩洛夫斯基的基本观点:所谓智慧能力是指表明这个人思维特点的那些品质的总和,如求知欲、深广度、灵活性、逻辑性和批判性等等。

首先是思维的逻辑性。这指的是思维所依据的材料充分,推断符合事理,结论富有说服力的思维品质。思维的这种逻辑性,来自客观现实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反映出思维只是对这种现实世界规律性的认识。在思维过程中,人们借助于语言对感性材料加工制作,形成概念,构成判断,进行推理。人类的思维要自觉地遵循思维规律,务必使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合理,使思考具有一种逻辑的力量。

其次是思维的广阔性。即思维要善于抓住问题的各个方面,又不忽略其重要细节。这种思维的广阔首先得决定一个人的优势兴奋中心区域的大小。因为兴奋中心区域大,新的条件反射容易形成,思维活动中的“通道”也就容易出现,于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思考也就会自然地冒出来。

还有思维的深刻性。这所指的是在思维活动过程中善于深入地思考问题,抓住事物间的最本质、最重要的联系,预见事物的发展过程,揭示事物的本质。人的思维

是语言思维,是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所展开的抽象理性认识,正是在这个过程和结果中,表现出思维的深刻程度。

再有是思维的批判性。即在思维过程中,善于估计所依据的材料,验证所提出的假设,以实际结果来确定思维活动是否正确的那种能力。这也正是智慧的本位所在。

在复杂的思维过程中,还要求思维的敏捷和灵活,以达到具有创造性的要求。思维借语言而发生、而推进、而形成,思维之花,也就是语言之花、智慧之花。

4. 语文智慧教育的人文之果

“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卦》)

从《易经》中的这句话,我们不难理解,“人文”是可以与“天文”并列的概念。如果说“天文”是日月星辰、天体运行,管的是天上的事,而“人文”则是文明传递、化成天下,管的是人间的事。因此有人认为,“人文”者,是“以文化人”,是文明的化育,这就与语文智慧教育有了特别紧密的联系。语文不只是断文识字,它包含的既有“语言文字”这个基体,还有“语言文学”、“语言文化”的宏阔空间。

由此可见,语文教育是一门生命性、社会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仅要关注学生的智力因素,更要十分重视学生的非智力心理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是教学目标难以概括、易被遗漏的方面。所以,语文教育的结果与教育应有的价值并不完全构成正比例函数关系,在语文教育中,最关键的是教师如何点燃学生内在的智慧火花。语文教育的改革,首要的任务不是寻找某个僵化的模式,而是研究如何摆脱束缚学生自由发展、素质全面提升的那些桎梏,推进人文传递,弘扬人文精神,真正做到知、情、意、行的和谐统一。这便是语文智慧教育文化精神的至要积淀:让语文智慧教育结出丰硕的人文之果。

(二)语文智慧教育的课程本体观照

语文教育要立足于人的塑造、生命发展的完整性建构活动,而不仅仅局限于语文知识、语文技能的培养。但是语文作为一门课程,我们必然应当首先关注课程的本体所在,去努力探求如何把对学习者生命成长觉悟的唤醒与学语习文、热爱母语、提升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实践能力密切结合起来,在对课程本体的观照中去落实学习者语言智慧的实现、情感智慧的养成和创造智慧的发挥。

语文是什么?应当怎样进行语文教学?优化的语文课堂到底是怎样的?在新课改浪潮的呼啸声中,关于语文的种种思维碰撞显得空前活跃。尽管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会不尽一样,见仁见智在所难免,但是对语文课应当有浓浓的语文味这一点,几乎谁也不会否认。应当说,这“语文味”正是对课程本体的一种极妙概括。

什么是语文味?那应该是源于语文教学本色本香之味。程少堂同志认定:“所谓语文味,是语文教育过程中,以共生互学的师生关系为前提,主要通过情感激发和语言品味等手段,让人体验的一种令人陶醉的审美快感。”(《语文味:中国语文教育美育的逻辑起点》)这种审美快感,从明朝于谦的《观书》中可见一斑:“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鲁迅笔下三味书屋中老先生读书的陶醉,则是活脱脱地写出了那种对语文味的痴迷之态:“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啻……”“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拗过去。”

那么,这般引人入胜的语文味该从何处觅得,又如何方能尽兴品尝,这确是一个很值得研究探索的问题。沿波讨源,笔者认为语文味首先要求教师在语文课堂里要有“语文意识”,有了“语文意识”,才能用“语文方式”去引领学生、教学语文,如此,方能品尝出浓浓的“语文味”来。

1. 语文意识：“我的心里只有你”

什么才是语文的本色本香？显然这不能只是语言文字所承载的内容，也就是“课文写了什么”，而还应当深究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来承载这些内容的，也就是“课文是怎样写的”。尽管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但作为语文学科，更不能忽视的是后者。退一步说，即使只是弄懂“课文说什么”，语文教学也有着特殊的要求。因为在各科教学中学生都必须达到明白课文“说什么”，否则，课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语文学科之所以叫语文，其不同之处在于不是让学生一般地明白课文“说什么”，而是要从提高语文素养的角度来理解课文“说什么”。也就是说教师要有一种强烈的“语文意识”去帮助学生理解课文说什么。关于这种“语文意识”，王尚文教授认为就是“在听、说、读、写的过程中，对如何运用语言正确表达、如何遣词造句、如何谋篇布局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关注。一句话，就是对如何运用语文的一种自觉”（《紧紧抓住“语文”的缰绳》载于《中国教育报》2004.7.8）。教师的这种语文意识，应当是“我的心里只有你”，而且在指导学生理解课文“说什么”的过程中，强烈地存在着。否则，不着眼于从语文的角度去理解课文说什么，跟其他学科读懂教材就没有什么区别。这样，也就失去了语文课程的本体特征。

教师以语文意识引领学生解读文本，就应当更多地考虑在一些细节上的语文问题。一堂教学《凿壁偷光》的语文课，对“凿壁偷光”一语引发了争论。一个男孩子问老师：“为什么这里用‘偷’不用‘借’？我觉得用‘借’不是更好吗？”另一个男孩子似乎在为老师解围：“‘借’是要还的，所以不能用‘借’。不过，用‘偷’也不太文明，不如用‘引’或‘透’好。”于是，老师说：“其实，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敢于向成语挑战的勇气！”这个答案在语文课里“并不重要”吗？小学生提出的问题源于对“偷”的字义理解不全面才产生了误读，这可是一个不该模糊的语文问题。“凿壁偷光”源出汉刘向《西京杂记》卷二，原文就称“凿壁引光”，后来改写时变成了“凿壁偷光”。可见，“偷”在这里不应作“窃取”解，而应当解释为“行动瞒着人”，亦有“暗中”的意思。如上文中把分明是知识缺陷视为“挑战成语”，正是文本字义与想当然误释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这是一个语文知识问题，如果在其他课程里，我们可以不一定较真，但在语文课里却不可轻易放过，以讹传讹。

教师的语文意识，还应当表现在高度关注学生的学习行为，特别是学生因为对课文语言文字感受的正确度不够而造成的错误。如一位教师在教学《李时珍》一课时有这样一段：

师：（请一位学生朗读第五自然段，而那位学生一时疏忽，将“品尝”一词读成了“尝”，漏掉了一个“品”字。）读得不错，就是有点粗心，把“品尝”一词读成了“尝”。想